



· 中英双语珍藏本 ·

秘密花园

〔美〕弗·霍·伯内特 著 张建平 译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The Secret Gard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中英双语珍藏本 ·

秘密花园

〔美〕弗·霍·伯内特 著 张建平 译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The Secret Gard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 汉英对照/(美)伯内特(Burnett, F. H.)著;张建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4

(中英双语珍藏本)

书名原文: The Secret Garden

ISBN 978-7-5327-6078-7

I. ①秘… II. ①伯… ②张…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②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0497 号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THE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

[美] 弗·霍·伯内特 著 张建平 译

责任编辑/张 颖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5 字数 316,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6078-7/I·3612

定价: 4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6162648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也没剩下	5
第二章 犟小姐玛丽	10
第三章 穿越沼泽地	18
第四章 玛莎	22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38
第六章 “有人在哭——真的！”	44
第七章 花园的钥匙	50
第八章 旅鸫指路	56
第九章 最奇怪的房子	64
第十章 狄肯	73
第十一章 獬鸫的巢	84
第十二章 “可以给我一小块地吗？”	92
第十三章 “我是柯林”	101
第十四章 小酋长	114
第十五章 筑巢	126
第十六章 “我就不来！” 玛丽说	137
第十七章 发火	144

第十八章	“你决不能浪费时间”	151
第十九章	“它已经来了!”	158
第二十章	“我要永远永远活下去”	169
第二十一章	本·威瑟斯塔夫	177
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的时候	187
第二十三章	魔力	193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	205
第二十五章	帘子	216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223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232

第一章

一个也没剩下

当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到米塞尔斯威特庄园跟她姑夫一起生活的时候，人人都说从没见过长得这么不讨人喜欢的孩子。这倒也是事实。她有一张瘦削的小脸，一个瘦弱的身体，一头稀疏的浅色头发，一脸的苦相。头发是黄的，脸色也是黄的，因为她生在印度，一年到头不是生这个病就是生那个病。她爸爸在英国政府部门供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自己也总是生病；她妈妈是个大美人，一心只顾着参加各种聚会，和一些俊男靓女寻欢作乐。夫人本来就没想要个女孩子，玛丽一出世，她就孩子托给了一个印度保姆照看，并让保姆明白，她若要讨夫人喜欢，就得尽可能别让她看见这个孩子。所以，当玛丽是个爱生病、爱哭闹、相貌丑陋的婴儿时，总是见不到妈妈；当她成了个爱生病、爱哭闹、蹒跚学步的小丫头时，同样总是见不到妈妈。她来看看去只看见保姆和其他当地用人黑幽幽的脸，用人们事事顺从她，她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如果让她的哭闹声惊扰了夫人，夫人就会发火，这么一来，玛丽刚满六岁时，就已经成了最专横最自私的小霸王。请了一位年轻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前来教她读书写字，女教师很不喜欢玛丽，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其他女教师来填补空缺，总是比第一个走得更快。因此，如果玛丽不是真心想要学会读书识字的话，她一辈子连字母都学不会。

她九岁左右那年，一个酷热的早晨，她醒来时觉得非常恼火，当她看见站在身边的用人不是原来的保姆时，火气就更大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那个陌生的女人说。“我不想让你留在这里。给我把保姆叫来。”

这女人看上去很惊慌，但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保姆来不了了。玛丽使起了性子，对着女人又打又踢，女人看上去更加惊慌，一个劲地说保姆不可能来伺候小姐了。

这个早晨家里的气氛有点神秘。一切都没照常规进行，有几个当地的用人好像失踪了，而玛丽看见的那几个都偷偷摸摸或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惊慌。但是谁也不想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她的保姆也没来。上午都快过去了，始终没人来理她，她憋不住了，溜达到了花园里，一个人在靠近游廊的一棵树下玩了起来。她假装在做一个小花圃，把大株的红色木槿花插进小堆的泥土里，火气越来越大，不停地嘀咕着等塞伊蒂回来后她要说的话和骂她的话。

“猪！猪！猪的女儿！”她说，因为骂一个当地人是猪，对他们是最大的污辱。

她咬着牙齿把这句话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她听见她的妈妈和另一个人来到外面游廊里。和她在一起的是个金发白肤的小伙子，他们站在那里说话，声音很低很怪。玛丽认识这个金发白肤的小伙子，他看上去像个男孩子。她听说他是个很年轻的军官，刚从英国来。玛丽盯着他看，但她看得更多的是她的妈妈。每当她有机会看见妈妈的时候，就总是盯着她看，因为夫人——玛丽就爱这么叫她——长得高挑苗条，十分美丽，衣服也非常漂亮。她的头发像卷曲的丝绸，她有一个细巧的鼻子，好像鄙视一切，她有一双会笑的大眼睛。她所有的衣服都是薄如蝉翼，随风飘曳，玛丽说它们是“全套花边”的。今天早晨，它们的花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她的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这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恐怖，抬起来带着恳求的神色看着金发白肤的年轻军官的脸。

“情况真的这么糟吗？哦，是真的吗？”玛丽听见她说。

“可怕极了，”年轻人回答时声音都在发抖。“可怕极了，伦诺克斯太太。你应该在两个星期前就到山里去。”

夫人绞着双手。

“哦，我知道应该去！”她哭道。“我留下来只是为了去赴那个倒霉的晚宴。我多傻啊！”

就在这时，用人们住的地方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夫人一下子依偎进年轻人的怀里，玛丽站在那里浑身直哆嗦。叫声越来越凄惨。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伦诺克斯夫人呼吸急促地问道。

“有个人死了，”年轻军官答道。“你没听说过瘟疫已经在你的用人们中间流传？”

“我不知道！”夫人哭道。“跟我来！跟我来！”她转身奔进屋子里去。

后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玛丽终于明白了早晨的秘密。霍乱以最致命的方式爆发，人们像苍蝇似的死去。保姆在夜里被感染上，刚才她死了，所以用人们在小屋里痛哭。第二天没到，又有三个用人死了，其他用人在惊慌中溜走。到处都是恐惧，所有的平房里都有快死的人。

第二天，家里一片混乱，玛丽躲进了儿童室里，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她。没有人想到她，没有人需要她，发生了许多怪事她一无所知。一连几个小时里，玛丽不是哭就是睡。她只知道有人病了，她听到了神秘而可怕的声音。有一次她溜到餐厅里，发现那里空荡荡的，桌子上放着吃了一半的饭菜，椅子和盘子的样子看上去是用餐的人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站起来时将它们匆匆推开的。玛丽吃了一些水果和饼干，因为口渴，她又喝了几乎满满一杯酒。酒是甜的，她不知道酒有多凶。很快她就觉得晕乎乎的，她回到儿童室里，又把自己关在里面，小屋里的哭声和匆匆忙忙的脚步声令她非常害怕。酒劲使她昏昏欲睡，她简直睁不开眼睛，

就躺在自己的床上，很长时间里什么都不知道。

在她呼呼大睡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惨叫声和东西在平房里搬进搬出的声音都没能把她吵醒。

她醒来时，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墙壁。屋子里安静极了。在她的记忆里，以前家里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她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脚步声，她纳闷，不知道人们是否已经从霍乱中康复，瘟疫是否已经过去。她还纳闷，现在她的保姆死了，将由谁来照料她呢。应该有个新的保姆，也许她还会听到一些新的故事。那些旧的故事玛丽都听厌了。她没有因为保姆死了而哭。她不是个多情的孩子，从来不十分关心任何人。由于霍乱而产生的喧闹、忙乱和惨叫使她害怕，她非常生气，因为好像没有人记得她还活着。人人都惊慌失措，谁也顾不得这个没人喜欢的小姑娘了。当霍乱袭来时，所有的人似乎都只顾着自己，别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康复了的话，肯定会有人记起她并来照料她的。

但是没有人来，当她躺在床上等待时，屋子里好像越来越安静了。她听见地席上有窸窣窸窣的声音，朝下一看，只见一条小蛇正在游过来，一双珠子似的眼睛看着她。她并不害怕，因为这是一条无毒的小蛇，不会伤害她，它似乎急于逃出这个房间。她看着它从门底下钻了出去。

“多奇怪，多安静啊，”她说。“听声音好像屋子里只有我和这条蛇。”

几乎紧接着，她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随后脚步声到了游廊里。那是男人的脚步声，几个男人进了屋子，低声说着话。没有人来接他们或跟他们说话，他们好像打开了一扇扇门，朝房间里看。

“多荒凉啊！”她听见一个声音说。“那个漂亮的，漂亮的女人！”

我想那个孩子也挺漂亮的。我听说有个孩子，虽然从来没人见到过她。”

几分钟之后，他们打开了儿童室的门，玛丽正站在儿童室中央。她看上去是个丑陋的、爱发脾气的小家伙，正在皱眉头，因为她感到肚子饿了，而且这样遭人忽视，很没面子。第一个进来的男人是个身材高大的军官，她曾见过他跟她爸爸说话。他一脸的倦容和困惑，但是当他看见玛丽时大吃一惊，几乎要往后一跳。

“巴尼！”他叫道。“这里有个小孩！一个孤零零的小孩！在这样的地方！天哪，她是谁！”

“我是玛丽·伦诺克斯，”小姑娘说，直挺挺地站着。她认为这个人把她爸爸的平房说成“这样的地方！”很粗鲁。“当所有的人都得了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刚刚醒来。为什么一个人也不来呀？”

“这就是那个谁也没见到过的孩子！”那个人叫道，转向他的同伴。“她被彻底忘掉了！”

“我为什么被忘掉呢？”玛丽跺着脚说。“为什么一个人也不来呀？”

那个叫巴尼的年轻人很伤心地看着她。玛丽甚至以为自己看见他在眨眼睛，似乎要将眼泪眨掉。

“可怜的小家伙！”他说。“不会有人来了，这里一个人也没剩下。”

就是这种奇怪而突然的方式，玛丽发现自己的爸爸和妈妈都没有了；他们在夜里死去并被拖走了，惟一几个活下来的用人也都尽快地离开了这座屋子，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个想起家里还有个小姐。所以这里才这么安静。的确，这座平房里除了她自己 and 那条窸窣爬行的小蛇外，一个人也没有了。

第二章

辇小姐玛丽

玛丽喜欢在远处看她妈妈，她认为妈妈很漂亮，但是，由于她几乎不太认识她，所以，要她爱妈妈，妈妈去世之后要她十分怀念妈妈，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怀念她，由于她是个自私的孩子，还是像从前一样，一心只想着自己。如果她年纪再大一点的话，看见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无疑是会十分担心的。但是她很年幼，向来得由人来照看，所以还以为永远都会这样呢。她所考虑的是，她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到好人家去，像她原来的保姆和其他当地用人一样对她客气，让她为所欲为。

一开始她被送到一个英国牧师的家里，她知道她不会在那里待下去。她也不想待下去。这个英国牧师很穷，他有五个几乎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老是吵架，抢夺玩具。玛丽讨厌他们肮脏的平房，跟他们格格不入，刚过了一两天就没人愿意跟她玩了。第二天他们给她起了个外号，使她勃然大怒。

起先是由巴兹尔想到的。巴兹尔是个小男孩，有一双不安分的蓝眼睛，一个翘鼻子，玛丽恨他。当时她正一个人在一棵树下玩耍，就像霍乱袭来那天她一个人玩耍一样。她做了许多土堆和小径，用来造一个花园，巴兹尔走了过来，站在一边看她玩。不久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

“你为什么不在那里堆一堆石头，把它当成假山呢？”他说。“就在中间那里，”他身子凑过去，指给她看。

“滚开！”玛丽叫道。“我不跟男孩子玩。滚开！”

一时间巴兹尔十分恼火，随后他就作弄她。他经常作弄他的姐妹们。他围着她跳来跳去，朝她做鬼脸，又唱又笑。

玛丽小姐，脾气很犟，
你这花园成个啥样？
银钟花儿和鸟蛤壳，
还有万寿菊排成一行。

他一个劲地唱着，直到其他的孩子都听见，并且也哈哈大笑；玛丽越恼火，他们越起劲地唱“玛丽小姐，脾气很犟”；从那以后，在玛丽住在他们家的日子里，他们彼此间说起玛丽或跟玛丽说话时，就叫她“犟脾气玛丽”。

“到这个周末，”巴兹尔对她说，“你就要被送到家里去了。我们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玛丽回答说。“我的家在哪里呢？”

“她不知道家在哪里！”巴兹尔以七岁孩子的讥讽口气说，“当然是在英国啦。我们的奶奶住在那里，我们的姐姐梅布尔去年被送到奶奶那里去了。你不会到你奶奶那里去。你没有奶奶。你要到你姑夫那里去。他的名字叫阿奇博尔德·克拉文。”

“我根本不认识他，”玛丽恶声恶气地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巴兹尔回答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女孩子就这德性。我听爸爸妈妈说起过他。他住在乡下一座巨大、荒芜的旧宅子里，没有人接近他。他脾气很坏，不让人接近他，他不叫他们，他们就不得到他跟前。他是个驼背。他的样子可怕极了。”

“我不相信你，”玛丽说，她转过身去，把手指塞进耳朵里，因为

她再也不想听他讲了。

但是她后来把这件事考虑了很久；当那天晚上克劳福德太太对她说，过几天就要送她乘船去英国，到住在米塞尔斯威特庄园的她姑夫阿奇博尔德·克拉文先生家去时，她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倔强地显示她对此毫无兴趣，弄得人家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们试着对她好，但是当克劳福德太太想要吻她时，她只是把脸转开去，当克劳福德先生拍拍她肩膀时，她僵硬地站着，毫无反应。

“她是个相貌很平常的孩子，”事后克劳福德太太表示惋惜地说。“而她的妈妈却是个大美人。举止也可爱，像玛丽这样讨人嫌的孩子我从没见过。孩子们叫她‘犟脾气玛丽’，虽然孩子们这样做很淘气，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们说得有道理。”

“如果她的妈妈经常带着那张漂亮的脸蛋和可爱的举止到儿童室去看她，玛丽也许就会学到一点她可爱的举止。说起来真让人伤心，这么个漂亮的人儿如今就这么走了，要知道，许多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有个孩子呢。”

“我肯定她几乎从来不去看望这孩子，”克劳福德太太叹息道。“保姆死了之后，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这个小家伙。想想吧，用人们纷纷逃离，把她孤零零地扔在那座荒芜的平房里。麦克格鲁上校说他打开门看见她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时，简直大吃一惊。”

玛丽在一位军官妻子的照顾下长途跋涉去英国，那位军官妻子是要把她的孩子们送到寄宿学校去。她一心只顾着自己的孩子，当阿奇博尔德·克拉文先生派一个女人到伦敦来接玛丽时，军官妻子很高兴把玛丽交给了她。这个女人是米塞尔斯威特庄园的管家，叫梅德洛克太太，是个结实的女人，通红的脸颊，敏锐的黑眼睛。她穿一件很紫的衣服，一件黑色的绸披风，缀着乌黑的流苏，还戴着一顶黑帽子，上面插着紫色

天鹅绒花。她的头一动，那花儿就一颠一颠的。玛丽一点也不喜欢她，但是，考虑到她从来不喜欢任何人，所以这件事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再说，梅德洛克太太也没把她太当回事。

“哎呀！她真是个小不起眼的小东西！”她说，“我们听说她的妈妈是个大美人。她没有把她的美貌传给玛丽，是吗，夫人？”

“她长大后也许会变漂亮的，”军官妻子温和地说。“如果她的脸色不这么黄，表情开朗一点……她的五官挺不错的。女大十八变嘛。”

“她是得好好变变，”梅德洛克太太说。“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我得告诉你，在米塞尔斯威特可没什么能让孩子们往好里变的！”

她们住在一家内部旅馆里，玛丽站在离他们较远的窗子前，她们以为她没有在听她们讲话。她正在看着窗外来往的公共汽车、马车和人群，但是她们的话她听得一清二楚。她对她的姑夫和他住的那个地方充满了好奇。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驼背是怎么回事呢？她从没见过驼背。也许印度没有驼背。

由于是住在别人家里，又没有保姆照顾她，她开始感到孤单，脑子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想法，这在她来说是没有过的。她开始纳闷，即便在她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她好像也从来不属于任何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的孩子好像属于他们的爸爸妈妈，而她这个小姑娘似乎从来就不真正属于任何人。她有保姆，不愁吃穿，但是从来没人关注过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是个讨人嫌的孩子；但是，当然啰，那时候她的确不知道她讨人嫌。她常常认为别的孩子讨人嫌，却不知道她自己也是这样。

她认为梅德洛克太太是她见到过的人当中最令人讨厌的，她有一张平常的，通红的脸，戴着普通、漂亮的帽子。第二天她们踏上去约克郡的旅程，在进车站上火车的路上，玛丽把头抬得高高的，尽量跟梅德洛克太太拉开距离，因为她不想让人以为自己是她的孩子。想到人家以为

她是梅德洛克太太的小孩，她会生气的。

但是梅德洛克太太根本没把她和她的想法放在心上。她是那种“不能容忍小孩子胡闹”的女人。至少，如果别人问她的话，她是会这么说的。她姐姐的女儿正要结婚，在这种时候，她根本不想去伦敦，但是她在米塞尔斯威特庄园当管家，位置舒适，报酬高，她要保住这个位置的惟一办法就是，阿奇博尔德·克拉文先生要她做什么，她必须立即照办。她甚至从来不敢问一个为什么。

“伦诺克斯上尉和他的妻子得霍乱死了，”克拉文先生曾经以他简捷、冷漠的口气对她说。“伦诺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我是他们的孩子的监护人。这个孩子要给带到这里来。你必须亲自到伦敦去接她。”

于是她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上路了。

玛丽坐在火车车厢她自己的角落里，看上去相貌平庸，满脸悲色。她没有书读，没有东西可看，只好把两只戴着黑手套的细小的手交叉抱在胸前，她的一身黑衣服使她的脸色更黄，松软的浅色头发从黑色织布帽里垂下来。

“我一辈子没见过看上去比她更 marred 的小孩，”梅德洛克太太看着玛丽，暗自思忖。（marred 是约克话，意思是被宠坏的和任性的。）她从没见过一个孩子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做，最后她看厌了，开始用尖刻生硬的声音说起话来。

“看起来我不妨跟你讲讲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她说。“你对你的姑夫有点儿了解吗？”

“不，”玛丽说。

“从没听你爸爸妈妈讲起过他？”

“没有，”玛丽说着皱起了眉头。因为她想到她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

跟她讲过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们当然从来没告诉她什么事情。

“哼，”梅德洛克太太嘀咕了一声，看着她奇怪的、反应冷淡的小脸。她一时没再说什么话，过了一会儿又说起来。

“我看有些事情得告诉你——让你有点准备。你要去的是一个怪地方。”

玛丽什么也没说，看着她这种无动于衷的样子，梅德洛克太太觉得很尴尬，但是，她吸了一口气后，继续往下说。

“不但是因为那是个令人忧伤的巨大的地方，而且克拉文先生以他的方式为此感到骄傲——这也够令人忧伤的。这座房子有六百年的历史，它坐落在沼泽地边上，房子里有将近一百个房间，大多数都空关着并且上了锁。那里有画像，上等的老家具，以及其他上了年头的东西，周围有一个大林苑，有花园，树木——有些树的树枝拖曳到地上。”她顿了一下，又吸了一口气。“但是别的就没什么了，”她的话戛然而止。

玛丽刚才不由自主地听了起来。这一切跟印度太不一样了，任何新鲜的东西对她都很有吸引力。但是她不想露出自己感兴趣的样子。这也是她令人遗憾、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之一。所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嗨，”梅德洛克太太说，“你觉得怎么样？”

“没怎么样，”她回答说。“这种地方我一点都不知道。”

这句话让梅德洛克太太微微一笑。

“哦！”她说，“但是你像个老太太。你不在意吧？”

“不管我在意不在意都没关系，”玛丽说。

“你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梅德洛克太太说。“是没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让你住在米塞尔斯威特庄园，除非是因为这是最方便的办法。他是不会为你费心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从来不为任何人

费心。”

她停了下来，似乎正好想起了什么事情。

“他是驼背，”她说。“这使他感到自卑。年轻的时候，虽然有钱，有这么大的地方，他却总是闷闷不乐，直到结婚以后才有了改变。”

尽管玛丽想要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却还是把眼睛转向了梅德洛克太太。她从没想到这驼背是结了婚的，她稍微感到一点惊讶。梅德洛克太太看出了这一点，她本来就是個健谈的女人，这一来说得更起劲了。好歹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

“他的妻子可爱、美丽，为了找到她要的一棵草，他愿意走遍世界。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嫁给他，但她硬是这么做了，有人说她是看中了他的钱。但她不是——她不是看中他的钱，”梅德洛克太太说得很坚决。“她死的时候——”

玛丽禁不住身子往上纵了一下。

“哦！她死了吗！”她情不自禁地叫道。她刚刚想起了法国的佩罗童话《一簇发里盖》。说的是一个可怜的驼背和一个美丽的公主的故事，这使她突然为克拉文先生感到难过起来。

“是的，她死了，”梅德洛克太太回答说。“这使他比原来更古怪了。他对谁都不关心。他不想见人。大部分日子他都不住在家里，即便住在米塞尔斯威特时，他也是把自己关在西厢房里，除了匹契尔之外谁也不能去见他。匹契尔是个老头，克拉文先生小时候匹契尔就开始照顾他，所以知道他的脾气和习惯。”

这些听起来像书里写的一样，玛丽并不高兴。一座有一百个房间的房子，几乎全都空关着，上了锁——一座在沼泽地边上的房子——不管沼泽地是什么玩意儿——听起来怪可怕的。一个把自己关起来的驼背